

来突破的。

在西方文明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其主导形态经历了从“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到“美利坚帝国体系”的演变。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保持着三大核心优势: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强大的军工体系,以及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霸权。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通过产业升级战略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正在重塑全球商业规则,甚至可能改变既有的国际格局。在这种结构性变革下,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深层碰撞似乎难以避免。面对这一历史性挑战,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

在当前关于文明出路的讨论中,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叙事范式:第一种是所谓的“全球文明”叙事。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建立在西方文明扩张基础上的叙事并非真正的全球文明,而是西方文明对全球话语空间的一种隐性殖民。该叙事刻意模糊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与边界性,本质上是在为西方文明的霸权扩张和不当干预提供合法性辩护,这种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已日益失去其道义基础。第二种是极端本土化叙事。这种叙事通过固化和收缩自身文明边界来应对外部冲击,即便不演变为激进排外,也极易陷入文化自闭的困境。这两种叙事都难以引领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倡导第三种路径——文明共生叙事。这种叙事既保持文明自觉,又坚持开放包容,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

我们要自觉在理论上摒弃殖民化叙事与本土化叙事,从全球视野出发讲述人类文明共生的故事,

在实践上超越“中心—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建“平等—互惠”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叙事承认文明的边界性,真正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因此能够促进文明间的共识达成。就此而言,南海文明蕴含的共生价值便凸显出来。从文明演进的历史维度来看,南海地理格局的形成与人类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期基本同步。这为我们探寻南海文明的起源及其原型提供了重要线索。随着海平面上升将东南亚大陆分隔为星罗棋布的岛屿群,南海诸国在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通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各自演绎出南海文明原型的多样可能。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差异化发展,二是持续不断的文明交互影响,三是自然形成的多元和合共生格局。与地中海文明强调同质化与排他性的发展路径不同,南海文明天然蕴含的和合共生特质,既是对“和而不同”东方智慧的生动诠释,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参照。

地中海作为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等诸文明的交汇之地,长期充斥冲突与战争,至今仍未停歇。与被称为“战争之海”的地中海不同,南海作为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诸文明的交汇之地,是包容的和平之海。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在精神层面,南海区域文明具有天然的宗教兼容特质。无论是中华文明“敬鬼神而远之”的务实理性,还是东南亚本土文明的泛灵传统,都呈现出非排他性的开放特征。这种精神气质为文明共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物质层面,南

海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文明共生创造了物质可能。地理上,这片广阔海域为各文明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资源上,丰沛的渔业资源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沃土,确保了生存资料的相对充裕。这种天时地利的物质基础,使南海文明很早就孕育出“和而不同”的共生智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海文明积淀的共生基因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深入挖掘这一文明遗产,不仅能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东方智慧,更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文明基础。

在人工智能时代,历史研究不能只埋首于文献,还应展现未来场景,基于历史对未来做出规范性建构。我们需要平衡“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构建一个基于现实生活、面向共生叙事的文明共生学。共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如果它成为趋势,那也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人选择了共生。

当前,作为南海构成部分的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正在打造的全球高水平自贸港。这里既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亦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新时代交汇融合的新高地。由此而言,21世纪的南海,不仅是当下我们讲述共生南海故事的文明舞台,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地。■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明形态多样化视域下的交互共识研究”(22BZX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责编/宋薇 邮箱/95536782@qq.com